

黄任远 著



蘇杭風情

胡平

中國商業出版社

84501

赫哲风情

黄任远 著



中国商业出版社

(京)新登字 073 号

赫哲风情

黄任远 著

•

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兴门内大街 45 号)

邮政编码: 100801

新华书店总店科技发行所经销
北京广益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 5 印张 107 千字

1992 年 10 月第 1 版 199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定价: 3.80 元

ISBN 7-5044-1391-7/K·49

内容提要

赫哲族，生活在东北边疆的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流域，世代从事渔猎生产，人口仅 4200 余人，是我国 56 个民族中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该书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这个民族地区的渔猎生活、富饶特产、边陲名胜、赫哲新人，以及他们的居住、饮食、服饰、生产、交通、婚姻、丧葬、信仰、礼仪、节庆等风俗民情。它具有知识性、趣味性，是一扇认识和了解赫哲族多彩的文化和生活的窗口，是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国内各民族兄弟姐妹和老少皆宜的读物。

惜史德无量 重文品自高

——《赫哲风情》序

张 敏

古老民族的风情是历史的活化石，它宛若色彩斑斓而又深邃幽远的小径，引我们去追溯人类朦胧的童年时代。

黄任远的《赫哲风情》又辟出这样一条蹊径。

世代居住在黑龙江省三江流域的赫哲族，擅长捕鱼狩猎，曾一度为我国人口最少的民族。当早年作过原始部落民的老人和他们会跳“迪斯科”的孙儿一起跨进现代生活的时候，当村边新开放的口岸正以繁华喧嚣吞没皑皑雪原亘古沉寂的时候，赫哲，这个只有语言而无文字的古老民族，这个至今仍保留着不少原始渔猎文化遗迹、人口只有4300余人的民族，就成了一座不可多得的“袖珍博物馆”。

鱼皮服饰、狗站狗橇、叉鱼特技、桦皮工艺……更有一代代传唱的赫哲民间说唱文学“伊玛堪”、民歌“嫁令阔”、传说“特伦固”和童话寓言“说胡力”、等等，五光十色，异彩纷呈。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属于祖国，也属于全人类。

然而，随着现代生活方式步入赫哲村落，原始渔猎文化的遗迹渐趋淡然。如今，会缝制鱼皮衣服的人已不多，掌握叉鱼特技的后生也越来越少；四五十岁以下的人几乎都不会说赫哲话了，能唱“伊玛堪”的老人更是屈指可数。因此，

记录介绍赫哲风情、收集乃至抢救即将失传的赫哲文化资料，就成为极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身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节目记者，我被赫哲老人深沉苍劲的“伊玛堪”说唱所吸引。当我携着录音机，前去采集这些若干年后很可能成为“千古绝唱”的稀世珍品时，听赫哲老人说，有位从杭州来的知识青年名叫黄任远，为了记录整理赫哲文化资料，已经在这儿埋头工作了22年。

尚未与任远君谋面，我已肃然起敬。

初见黄任远，全然不是想象中的江南书生。他一口东北话，一副壮身材，22年北陲风雪，把个西子湖畔的南方娃，铸成了坚韧不拔的硬汉子。

他原是名牌重点杭州一中的优等生，读完高三，离考大学只差几天时，被史无前例的浩劫卷进了上山下乡的行列。他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家乡北上到国境边儿上的黑龙江省同江农村插队落户。

面朝泥土背朝天的劳作，吞噬了一代人绚丽的梦想。20多年过去，当初一起落户同江的一千零五十几个知青伙伴，先后有1000多人返回了杭州，而黄任远却一直痴迷于抢救赫哲文化的事业。为此，他放弃过上大学、调报社、回杭州等机会。

“乌苏里江水长又长，蓝蓝的江水起波浪……”熟悉的《乌苏里船歌》的曲调，最早是由一位名叫吴连贵的赫哲老歌手用铜箫吹出来的，后经歌唱家郭颂记录加工，传遍世界。吴连贵老人重病时，黄任远站在他床前，应老人的要求，给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写了一封信，建议尽快抢救赫哲族“伊玛堪”。有关刊物发表了这封信。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组成赫哲族口头文学抢救小组，遍访了赫哲族聚居的黑龙

江同江市街津口、八岔和饶河县四排等地，也更加激发了黄任远献身抢救赫哲民间文学的责任感。

早在下乡后第二年，黄任远就开始留心收集整理赫哲口头文学。他与赫哲族最出色的老歌手吴连贵、葛德胜、尤树林成了忘年交，经常和老人吃住在一起。黄任远学会了喝酒，学会了吃“杀生鱼”。深蓝色的夜幕重重垂落，严严实实罩住土屋，他坐在赫哲人家的热炕头儿，借着闪烁的小油灯，看赫哲老人三杯酒下肚后满脸生辉。随着那悠长的“赫尼哪赫咪尼哪——”一个个优美的传说，一部部几天几夜唱不完的“伊玛堪”英雄故事，把黄任远带到遥远的渔猎时代。起伏跌宕的节奏、上下对称的诗句、高亢激越的音调、再现出原始部落的生产生活情景，使人仿佛置身远古的猎场和篝火边。赫哲老人在长时间的吟唱中，完全沉醉于自己所讲的故事，感情真挚已极，以至潸然泪下，黄任远被惊呆了，迷住了。

为了使这些濒临湮灭的民间艺术珍品能够永存于世，黄任远把自己的命运与赫哲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几乎把全部业余时间都花在采录整理赫哲口头文字的工作上。22年里，他记录整理了150多万字，整理发表长篇“伊玛堪”《香叟莫日根》、《马尔托莫日根》等赫哲族说唱文学和民间故事传说等汉语译文作品及民俗民情资料50多万字，撰写论文30多篇，达20多万字，并获得黑龙江省首届优秀民间文学作品奖、省抢救民族文化遗产奖和省优秀论文奖。他的个人小传被收入《中国当代民间文艺家辞典》、《中国当代青年名人大辞典》和《黑龙江人物志》。

1987年，也就是黄任远坚持业余收集研究工作的第18个年头，他被调到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成

为专职研究人员。现在他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佳木斯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赫哲族研究会副理事长。他的工作关系转到了省城，人仍然没有离开赫哲族居住的地方。他说：“我这一辈子是下决心给赫哲人当秘书了。”

黑龙江省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老诗人李熏风写诗赞他道：

“西湖水暖三江寒，
你爱上了边疆风雪天。
顶风冒雪凿冰窟，
你爱上了渔家赫哲族。
一堆篝火堆堆鱼，
你爱上了赫哲‘说胡力’。
一阵歇气阵阵歌，
你爱上了赫哲‘嫁令阔’。
一个节目个个欢，
你爱上了赫哲‘伊玛堪’。
心中热爱手中记，
赫哲文学谁见谁珍奇。
好像出土夜明珠，
赫哲文学灼灼耀人目。
献出青春献出力，
一起做个赫哲好兄弟。”

黄任远，一个下乡“知青”，一颗被漫不经心随意抛撒到异乡的种子，竟然凭着顽强的生命力，发现了一片被忽略的沃土。

22年的甘苦，很难一下子道出来。岁月冲不淡他对家乡

杭州和离家后因思念他而先后病逝的父母双亲深深的怀念，也永远忘不了妻子、孩子对他事业的理解和支持。妻子周迺琴是当地小学教师，黄任远常年不在家，妻子一手带大两个孩子，忙工作，忙家务，还帮他誊抄文稿。屋子小，孩子吵，为了让任远安安静静写作，妻子把孩子撵到厨房做功课。冬天冷，疼孩子，任远又把儿子让进屋，自己在厨房支张桌子，一写半宿……

来之不易的硕果带给他由衷的喜悦，谁知道一步步走向成功的黄任远又有了新的苦衷。一磨10年、20年，千辛万苦写成几本书，要想出版，他还得四处奔波寻找出版社。时下，学术著作读者不多，有些想出书的作者必须自己拿补贴费。黄任远完成了《赫哲族伊玛堪文学》一书后，兴冲冲地送到北京一家出版社，得到的回答是“必须交足1万元出版补贴才能出书”。他写作《赫哲族民俗志》，无法计算付出了多少心血，只知道交出书稿那天，还要拿出从生活费里挤了又挤无论如何要凑齐的3000元现金补贴出版。他的又一本书《赫哲族渔猎故事》完稿，出版社提出的条件是除了交3000元补贴费外，印出的书还要由作者“包销”……“3000”，“3000”，“10000元”，对于靠有限的工资收入养家的“文化人”们来说，不啻令人闻而生畏的天文数字，即便是砸锅卖铁凑够了出书的钱，又让他们拿什么时间到街上摆摊卖书，以“包销”那些来之不易的劳动果实呢！诚然，出版社有出版社的难处，办法该由谁来想？泱泱文明古国，从什么时候起，历史竟会这般不值钱，文化也要如此艰难地推销自己？黄任远来不及在困惑中徘徊，仍然不停地奋笔疾书。

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他动情地说：“很多赫哲老人把那么多优美的作品讲给我听，我刚记录下来，有的老人就去

世了。想起他们，心就发酸。我是赫哲文化的研究者和传承人，如果不把记下的一切印成书永远保存，就对不起死去的老人，对不起那些优秀的民间故事家和演唱家，对不起历史。我只想咬紧牙关，再勒勒裤腰带也得把书出了。”

我们“午间半小时”节目把这一切原原本本告诉了听众。当天下午，编辑部接到商业部长胡平委托秘书打来的电话，说胡平同志听了这个节目，认为抢救赫哲文化遗产意义重大，愿意会同有关部门，帮助黄任远解决出版新作遇到的困难，希望尽快与黄任远取得联系。不久，我即听到商业出版社决定不要作者补贴费为黄任远出版新作的消息。

胡平部长和商业出版社的义举使我深为感动。由此想到更多像黄任远一样粗茶淡饭“以明志”，昼夜躬耕于陋室窄桌一隅的专家学者们，未必都有黄任远这样的幸运，似又听见弥留之际的老专家、老学者为不能亲眼见到自己倾一生精力所著书籍得以出版问世而仰天长喟……

江水滔滔东去，历史悠悠万载。

珍惜历史遗产、肯对历史负责的人才会被历史所珍视；尊重人类文化，推进文明进步的人才会为人类所敬重。

《赫哲风情》采大顶子山质朴之风，融三江水汨汨之情，记述了赫哲族特有的生产生活习惯。五月大江碧水间，赫哲人捕得一条条百斤、千斤重的鲟鳇鱼；腊月冰封雪原上，赫哲人拉回一头头撞在枪口上的野猪、黑熊；精巧的“口弦琴”铮铮弹奏，记载着赫哲女儿舍身拯救父母乡亲的动人传说故事；盛大的“跳鹿神”舞步铿锵，再现了驱魔避邪喜庆丰收的原始活动场面……

古老民族的风情中蕴含着粗糙的原始文化的痕迹，而原始文化与发展了的当代文化之间其实有那么多相似之处。崇

尚正义、崇尚真善美，这些早年在人类朦胧的童年时代就熠熠生辉的古老命题仍在昭示着今人和来者，这是何等持久而不可抗拒的生命力啊！

我衷心祝贺《赫哲风情》一书在胡平部长和商业出版社的帮助下得以出版，谨向为抢救赫哲文化默默倾注了自己全部青春岁月的黄任远君致深深的敬意，向胡平部长、商业出版社全体工作人员以及所有为保护人类历史遗产、为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做出过贡献的功德无量、品行高尚的人们致深深的敬意！

1991 年 7 月于北京

目 录

序.....	张敏
赫哲今昔.....	(1)
边陲名胜.....	(5)
捕蝗趣话.....	(9)
猎熊记实.....	(13)
冬捕情趣.....	(16)
口弦传奇.....	(19)
赫哲婚俗.....	(22)
丧葬习俗.....	(26)
大马哈鱼.....	(31)
三花五罗.....	(33)
冰雪木马.....	(35)
鱼皮服饰.....	(37)
鱼的烹饪.....	(40)
叉鱼特技.....	(46)
古老住所.....	(49)
狗站狗橇.....	(53)
空库和哈依日根.....	(55)
三月三, 九月九.....	(57)
欢乐的乌日贡.....	(60)
原始的骨卜术.....	(64)
最后一位萨满.....	(66)

怀念歌手吴连贵·····	(70)
民俗画家尤永贵·····	(75)
剧作作家 乌·白辛·····	(77)
科学家毕大川·····	(80)
伊玛堪的传人·····	(81)
桦皮工艺的传人·····	(86)
获斯大林勋章的人·····	(87)
抢救民族遗产的人·····	(89)
古老的神话传说·····	(93)
风趣的渔猎故事·····	(99)
神奇的伊玛堪·····	(103)
动听的嫁令阔·····	(119)
观星赏花记·····	(128)
智慧的光华·····	(131)
赫哲新一代·····	(134)
后记·····	(139)

—————

赫哲今昔

—————

乌苏里江来长又长，
蓝蓝的江水起波浪，
赫哲人撒下千张网，
船儿满江鱼满舱。
赫尼哪呀赫尼哪……

听到这首歌，总会让人想起生活在我国东北边疆三江流域（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以渔猎为生的勇敢勤劳的少数民族赫哲人。

“赫哲”一词含有“下游”或“东方”之意，最早见于《清实录》一书中。赫哲人自称“那贝”“那尼卧”“那乃”，即“本地人”“土著人”的意思，又称“赫真”（意为“东方的人”）、“寄楞”（意为“住在江边的人”）。

据国家统计局关于 1990 年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的公报，赫哲族的人口为 4245 人，主要居住于同江县（今同江市）、饶河县、依兰县、佳木斯市郊区敖其村等。

在同江市民委，我访问了只有 40 岁左右的赫哲族女干部、市民委主任尤秀珍。

尤主任十分健谈，对本民族的情况十分熟悉。我根据她的谈话，很顺利地了解了这个民族的过去和今天。

历史上，赫哲族与我国古代的“肃慎”“黑水靺鞨”以及明代的“女真”族有着密切的族源关系。史籍上曾有“鱼皮部”“使犬部”等称呼。

赫哲语是一种属于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满语族南支的语言，但没有文字。赫哲语中的奇楞方言同赫真方言之间有较大差异。如今通用汉语言文字，操民族语的已不多见，仅少数 50 岁以上的人才使用。

民族当中共有 20 多个姓，这些姓氏分别是原来居住的地名、河名而来，有的则起源于图腾崇拜或某一物名。最古老的姓氏有七，它们是尤、傅、吴、毕、葛、舒、卢。究其根源，傅姓同虎崇拜有关，同属虎族的还有吴姓和胡姓。舒姓赫哲语叫“舒穆鲁”，又叫“孙木恩”，是独角龙之意，均与独角龙崇拜有关。毕姓来自赫哲语的“毕拉”，是江河之意，同何姓、因汉字“河”、“何”同音，而这两姓又同鹿图腾有关，据说因为那条据以为名的河上曾有大群鹿去饮水。

赫哲地区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这里三江沃野，山水纵横，自古以来，就是丰厚的天然渔场和逐猎之地，是久负盛名的珍禽“海东青”的主要产地，也是贡物“鹿茸”、“紫貂”、“银狐”的盛产区。另外，游弋在三江的名贵鱼类“三花五罗”和鲟鳇鱼、鲑鱼等，是渔民捕鱼的主要对象。在茫茫的林海深山里，有名目繁多的中草药材；有木耳、猴头、榛子、香蘑等土特产；有松、桦、椴、杨等木材；有丹顶鹤、飞龙、水獭、貉、狍子等珍禽异兽。人们常用“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来形容这里的富庶。赫哲人以其勤劳，开发征服了三江流域的山山水水。赫哲民谣里说：“两块板，可以穿沟跳涧，三块板，可以漂江过海”。这是对驰骋游弋在三江流域的赫哲人骁勇性格的写照。

赫哲族是一个历经苦难但很坚强的民族。过去，饱受历代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特别是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压迫和掠夺。日本侵占东三省时，强行把赫哲人迁移到沼泽地区。

由于条件恶劣，疾病流行，赫哲人数急剧下降，从清末的3000多人降到解放前的300人，濒于灭绝。

建国40年来，赫哲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机动船代替了木船，昔日住“撮罗子”、“地窖子”，如今住进了砖瓦房。电视机、电冰箱走进了很多赫哲人家庭。该族还有了第一代本民族的大学生、作家、诗人、学者、画家、演唱家、雕刻家、工程师、医生、教师。有8位赫哲人先后被选为各级人民代表，百余人成为国家干部。在三个民族乡里，都有了学校、卫生院、文化站。

提起这个民族的文化发展，真是一段艰难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前，赫哲人没有文字，绝大部分人是文盲，只能靠“结绳记事”“挂鱼头记令”。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从内地派来了教师，在赫哲人居住的渔村办起了小学和中学，适龄儿童都入了学。村子里还办起了识字夜校和妇女炕头识字班。1961年，赫哲族大学生尤根深，从佳木斯医学院毕业后当了渔乡第一个本民族的医生，如今是同江市人大副主任。打那以后，每年都有本民族青年、干部被送到北京或其它地区的大专院校学习深造。在党的培养关怀下，民族文化素质大大提高。

赫哲族的文化是在渔猎生活中发展起来的，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风格。

就说赫哲族的口头文学吧，它是渔猎文化的重要代表。在口头文学中，“伊玛堪”为其代表，被称为“研究中国渔猎时代人民口头文学罕存的标本”。它是赫哲族世代口耳相传下来的一种传统的说唱文学的形式。近几年来，随着六部完整的伊玛堪长篇和五部片断的采录整理和发表，填补了我国民间文学中赫哲部分的空白，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瞩目。

除了上面说的“伊玛堪”，赫哲族口头文学还有“说胡力”、“特伦固”、“嫁令阔”。

“说胡力”是赫哲民间故事的统称，是口头文学中最活跃的成份。它数量最多，流行也最普遍，深受赫哲人的喜爱。它篇幅较短，内容丰富、情节感人，常常使听众忘记了眼前的一切，进入故事中的境界。“说胡力”的讲述，主要是用于渔民猎户的日常娱乐，偶尔也有长辈对晚辈的教诲。新中国成立后，一些民间文学工作者搜集了许多口头相传的“说胡力”。

“特伦固”是口头传说，是赫哲口头叙事文学宝库中又一颗耀眼的明珠，是民族生活的百科全书。赫哲人居住的一山一岭，一湾一泉，乃至一堆怪石，一株老树，都能激发人们丰富活泼的联想，生发出美丽动人的传说。“特伦固”中包含了大量神话思想，同赫哲人的神话有着密切的联系。“特伦固”反映了赫哲人的族源史、英雄史和反抗侵略史，反映了当地的人文地理、经济文化、地方习俗。它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简直就像一幅描绘赫哲风土人情的画卷，展示赫哲族精神生活的窗口。

“嫁令阔”是民歌、小调。在长期的渔猎生活中，“嫁令阔”成了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口头创作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曲调单调，旋律和节奏变化不大，演唱中常伴以“赫尼哪”、“白本出”、“椰林出”、“匡棍当”等衬词，大致与汉族民歌中的“哎嘿哟”、“伊儿呀呼嘿”之类的东西相当。赫哲民歌的词曲多为个人即兴创作，从内容来看大致可分为劳动歌、生活歌、仪式歌、抒情歌、萨满歌等。

赫哲族的桦皮文化也是十分突出的。他们用桦树皮制作各种精巧的桦皮船、结实的桦皮箱、精美的桦皮篓、小巧的